

刘洋 著

都市

# 闲人



作家出版社

# 都市闲人

刘洋/著

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都市闲人/刘洋 著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1.10

(华夏作家文丛)

ISBN 7-5063-2154-8

I.都… II.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49789号

---

## 都市闲人

作者:刘洋

责任编辑:白连国

装帧设计:高峰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图文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80千字

印张:4印张

印数:1-3000册

版次:2001年10月北京第1版

印次:200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2154-8/I·2138

定价:9.80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柯梅忙完单位的演出活动，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。待她风风火火赶到家门前，钥匙换了几把才将大门打开。只见女儿丽丽独自坐在床上泪水涟涟，口口声声地叫“妈妈”，却不见丈夫何子扬的人影。顿时一股无名火冲上脑门：“个巴妈的，又死到哪儿去了！”女儿指着颤抖抖的小手说：“爸爸在隔壁单元罗吊子伯伯家打麻将去了。”柯梅气不打一处出，随即又甩开大门，三步并作两步直奔罗吊子家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在门上一阵乱捶，并破口大骂：“何子扬，你个巴妈的，你不管，你玩得去死！”

门开了，柯梅一步跨进去，也不管桌上另外的两人认不认识，将桌上的毛毯垫子一掀，麻将牌桌上地下稀里哗啦地像下雨一阵乱响。何子扬本来就输了钱，刚刚转点火，不料老婆凶煞恶魔般地出现，而且又骂又闹，顿觉面子失尽。何子扬也不知从哪里借来的胆子，一反常态，恼怒得一下子弹起来照着老婆的脸上就掴。柯梅挨了巴掌，半天才醒过神来，扑向何子扬就要拼命，嘴里的叫骂声也大了许多。罗吊子忙一把拉住，喉咙里却咕咙出了两个字：“算了！”另两人半点声也没吭一下。柯梅越发来气，操着个汉腔继续大骂：“好，何子扬，你个巴妈的，你丢下你不管，只记得自己图快活。老子蹦一下，你就敢动手打老子！你忘了跟老子者（开心）的时候，是不是恨不得把两个卵蛋都塞进去？好，老子让你快活个够！”柯梅嘴上骂归骂，脚却在步步后移。她怕何子扬真的又动起手

来，吃亏的还是自己，只好无趣地回到家里。睡在床上，她越想越气，越气越恨，心中不由生出一个念头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便翻身起床，拿起话筒就给桥头派出所拨起了电话。然后，哄着女儿丽丽安然地倒头睡去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。罗吊子的老婆在门前边摆着腌菜、米酒摊子边臭骂着：“捉走就好，枪毙都活该！老娘赚的几个辛苦小钱，还不够那个狗杂种放个銃。”柯梅闻声而醒，忙坐靠在床头，心中惊道：“完了，真的捉去了。关人事小，罚钱事大。”她越想越觉不妙，赶紧起床洗漱，头发也懒得梳，嘱咐好女儿，出门拦辆摩托车就往桥头派出所赶去。

一进三楼审讯室。果见何子扬、罗吊子和昨夜那两人个个面如灰色，耷拉着脑袋，一条线地坐在靠墙的一张条凳上，正在受一个民警和两个联防队员的审讯。柯梅自幼长在省城武汉，什么样的大场面也见过不少，她一看这四个人的窝囊相，心火不由又直冲脑门。特别是丈夫何子扬假不假在单位也有个一官半职，竟成天与罗吊子这等人为伍，落到这步田地，屁也不敢放半个。那罗吊子手抹着眼屎，嘴里还能哼哼哈哈地解释着什么。

柯梅对他们既可怜又可恨不起来，想骂几句又觉得心中有股酸涩愧意。此时此景，看来跟民警说几句好话马上放人是不大可能的，柯梅干脆当堂马步一跨，冲着众人，亮起汉腔：“么样沙，又没犯法，打个麻

将就捉人，个巴妈的，外面那么多卖淫嫖娼、吸毒贩毒的不去捉，何必小题大作。宪法上也没有标明打麻将娱乐是犯法，莫吃饱了没事找事做。”这半路上杀出个女程咬金，性格之泼辣，出口之刁蛮，把民警和两个联防队员都一时也搞蒙了。柯梅见民警他们还未缓过神来，便在民警和联防队员之间踱起了圈步，指着他们三人的鼻子接着逐个地反问：“你不打？”“你不打？”“你不打？”缓过神的民警顿时火了，大声喝令她立即出去。柯梅干脆在何子扬的身边挤挨着坐下，变作轻声柔气的声调说：“我也一起陪审好了。”

民警气得从坐椅上跳起，对联防队员命令道：“将她推出去！”两个联防队员立即上前去拉起柯梅就往门外推。柯梅确实也是受不住两个大汉的推拉劲，刚想返进，门却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柯梅脑袋“嗡”地一下，迅即泼性大发，甩起脚就踢，接着又用肩头猛撞。门锁被撞开，人又冲入室内。联防队员又上前推，柯梅就大喊：“我又是犯了什么法？”吵闹声烦醒了隔壁房间值班睡觉的所长。听完汇报，所长大怒，丢出一副手铐，厉声喝道：“把她铐起来！”柯梅半点不惧，回敬道：“这个破铜烂铁的玩意儿赫(吓)个么人沙！”两个联防队员拾起手铐就来铐人。柯梅边扭动身子边叫道：“伙计，铐就铐，你们的手往我胸上擦么事沙。”说归说，柯梅眼见双手就要被铐上，便狠劲一蹭，冲到窗台前就作跳楼状。民警怕真的出人命案，忙喝止。赶紧跑到隔壁房间又去向所长汇报。过了约一支烟的功夫，民警回到审讯室，

对何子扬、罗吊子等四人狠狠地训了一通。说下次赌博再捉到一定要予以严惩！昨晚没收的麻将和赌资算是冲抵罚款好了，人现在都可以走了。民警转过头对柯梅也补训了一句：“下不为例！再这样不老实，一样也要严惩不贷！”柯梅本想还要发作，罗吊子一声“姑奶奶”打住，何子扬边向民警道歉感谢，边拉起柯梅和另外两人兔子似地跑出派出所的大门作鸟兽散。

何子扬抬腕看了一下手表，才知离上班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便招来一辆麻木车，屁股一落座，径直往单位去了。整整一上午，何子扬都是无精打采，垂头丧气，竟像丢了魂似的。他心里老是在盘算着昨夜和今晨所发生的一切。不管么样说，何子扬觉得自己有两错。一错是不该动手打柯梅，但当时情景不打她一下，她又不知好歹，自己的面子又往哪搁；二错是当时不该跟民警发生顶撞，否则，也不至于又赶来几位民警生拉硬拽将人塞进车里带到了派出所，弄得不可收拾。以致想打电话找熟人，民警又不允，匆忙中手机又没有带到身边。唉！歪打正着，事情总算了结，这还是得亏了老婆柯梅。

想来想去，时间不觉晃到了中午。何子扬揭开杯盖，呷了一口茶，掏出香烟，点上一支猛吸了一口。“叮呤呤”，电话声响。何子扬刚拿起话筒，“喂”字还未叫出，不由嘴巴一张，脑壳一歪，“阿切”一声，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。然后他嘴再向着话筒：“喂，找哪位？”“何子扬吗？我知道是你，打这么响个喷嚏，准是又有人在想你！哈哈……”“哦，我的算天哥，我是在想你呀！”来电话的是何

子扬的难兄难弟李算天，任职在市民政局下属的收容遣送站。“哎，李哥，现在在哪？”何子扬此时也非常想找个哥们聊聊，吐吐心中的不快。“这样吧，”李算天在电话里相当爽快，“等一会你下班就直接到南京路上的红牡丹酒店去，一定要来，我等你！”何子扬应了一声“算数”，手上的电话“啪”的一声就压上了。

红牡丹酒店，何子扬经常去光临，当然很熟。而且不光店熟，老板都熟。李算天怎么也熟上了，何子扬就不得而知了。正好，办公室的小车回来了。何子扬便叫司机小马送一程。行至半路，何子扬突然改变主意，叫司机先绕道去交通路的农贸市场。肉食摊前，何子扬摸出内裤里扎下的钱，称了几斤排骨，买了几样蔬菜，接着先送回家。而后吐了一口长气，再心安理得地一车坐到了南京路上的红牡丹酒店。司机小马有事，开车便直接回单位了。何子扬前脚刚进酒店大门，李算天和酒店女老板金灿灿双双迎出门来。一个春风满面，一个笑容可掬。“欢迎何哥！”“何哥有请！”何子扬并未受宠若惊，因为这两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了。更何况金灿灿的丈夫，市电视台专题部的主任王志老弟，曾多次和他合作写过电视剧本，隔三岔五地经常滚在一起，已成至交。“金皇后，王子(志)来了没有？”金灿灿对何子扬这样的问话口气早就习以为常，不足为怪了，便张开朱唇答道：“他正在关山楼采访市委扩大会议，等会儿要来的。”“哦，我这位哥是市收容遣送站的副站长李哥，也是个爽哥。”何子扬拍着李算天的肩头向金灿灿介绍着。“知道了，李哥刚才已跟



我说过，欢迎常来坐坐。”金灿灿忙应道。“那是，那是，”李算天满脸堆笑，“王主任是市里的王牌记者，名声震耳。其夫人也像牡丹一样青春风采，久仰久仰！”“过奖，过奖，这位李哥真会说话！”金灿灿银玲般地笑了起来。寒暄过后，金灿灿将两人送至楼上包厢门前，便忙她的事去了。

迈进包厢，何子扬着实吓了一跳，只见圆桌旁围坐着五六位漂亮雅致的小姐，个个浓妆艳影，明目皓齿。见李算天带着客人进来，“唰”地一下，小姐们全体起立，像迎接一个王者的到来。何子扬的神经陡然绷紧，脸颊顿时涨得通红，一时不知所措起来。“哈哈，”李算天得意洋洋，站在何子扬的身边，用手向着小姐们示意，“这位是何哥，市里有名的作家何子扬先生。”作家是干什么的，小姐们不一定个个清楚。但他是一个市里有名的人，这句话小姐们可是人人听得真切。“欢迎！欢迎！”小姐们伸出玉手一起向他鼓起掌来。何子扬只好逢场作戏，文诌诌地抱拳表示谢意。屁股虽然落座，但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地忐忑不安。你李算天摆下龙门阵，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？又是从哪里变戏法般地一下弄来这么多漂亮小姐？何子扬边抽着香烟边琢磨着李算天的用意，又不得不保持儒雅风度和矜持神态。显然，口总得是你李算天要先开，话也得是你李算天要先讲。“何哥儿，来，先喝杯茶，歇下气。”李算天举着茶盏儿说。何子扬也随手抄起茶盏呷了一口。“怎样，何哥，近段蛮忙是不？又写了些么思大作？”“唉，忙也是瞎忙，还写么事，江郎才尽

了。”何子扬漫不经心地答道。这时，门外的侍应生敲门来问可不可以上菜。李算天哼哼哈哈半天，然后歪着头征求何子扬的意思，是等还是不等王志来呢？何子扬不解其义，心想，你到底是请我还是请王志。不由反问道：“你看呢？”李算天一看时间不早了，估计王志一时半刻也来不了啦，当即拍板吆喝道：“上菜。”

酒席一开，名堂又来了，能陪何子扬喝酒的王志老弟没到，到了的李算天半杯啤酒都要撩倒。而何子扬在酒桌上的名言是：好汉上阵不死则伤，好汉上桌不醉则饱，饭可以不吃，但酒是不能少一口的。么办呢，鸭子死了变成鹅，爱的就是那口水。这时，一个长得胖胖的小姐呼地一下站起，说着：“好，我来陪何哥喝一杯助兴。”“哦！这位是曹小姐。”李算天哈哈地笑着介绍。美酒加美女，而且美女一大群。何子扬要的就是这种情调，这样才充满激情。在他的潜意识里，他热切盼望的则是一种女性的妩媚和柔情。而正是这点，他老婆柯梅无论如何是无法给予他的。眼前的这位曹小姐大大咧咧，倒有点柯梅的影子，只是略为胖了一些，漂亮也还说得过去。何子扬是何等人也，看人一眼，最多两眼，心里就有八、九分谱了。这几个小姐，他最赏心悦目的一位心里早就有数了。他只好应诺道：“多谢曹小姐赏脸。”菜过三道，酒过三巡，何子扬微微有了酒意，便欠起身，举起酒杯，朝着心仪良久，也是最欣赏的，坐在桌对面的一位小姐邀请道：“来，我敬这位小妹一杯。”“好，这位是宋小姐。”李算天的脑袋瓜子非常好使，察言观色，对何子扬的心思

算是揣摸了个透。他马上心领神会地找出一个小酒泡来，拿起白酒硬是斟了满满一酒泡，乐滋滋地递到了宋小姐的面前。刚才何子扬不叫小姐而是亲切地称呼一声小妹，宋小姐的心头先是荡起一片幸福的涟漪，而后眼眶也就热了，便款身起立，双手捧起小酒泡，说了一声“多谢大哥！”一饮而尽，然后翻转酒泡滴酒不剩。这才点头示意，静声落座。顷刻间，宋小姐霞飞双颊，一双大眼扑闪扑闪地放射出异样的神采来，显得更加楚楚动人，妩媚可爱。何子扬看得真切，心里就像海棠花开，美滋滋的甜润。在桌上，只要有靓丽的女子钟情于他，反之他又得要从内心确实喜爱这个女子，再能陪上他喝一口，那么，他的酒量就会猛增三分。何子扬的这个德性，他心里自个最清楚。他一兴奋，刚才的那份矜持神态便也抛到爪哇国去了，现在的心态算是彻底放开了。他拿起满满一杯酒，足有半斤多，长身玉立，向着宋小姐道一声：“小妹，哥太高兴了！”仰起脖子爽爽朗朗地竟喝了个底朝天。而且，脸不变色心不跳。“好，何哥爽！”众小姐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片惊呼。宋小姐眼窝水汪，长长的睫毛不停地闪动，万般风情地关注着何子扬。且微张着个圆嘟嘟的樱桃小嘴，想说什么一时又什么也说不出。便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夹心蛋卷递了过来。何子扬邪乎起来，站起身，又不作声，张着个嘴巴来接。宋小姐羞涩地低了下头，浅现梨涡地一笑，竟将蛋卷递进了何子扬的嘴里。何子扬边开心地吃着，边也拿起筷子迅速夹起一块鸡翅同样递到了宋小姐的嘴边。宋小姐双颊更加红润，张开

嘴便也咬住了鸡翅。众小姐们又是一片喝彩声，开心极了。李算天高兴得更是屁眼插蜡烛，忙招呼着叫大家趁热多吃些菜。听到满包厢的嬉笑声，老板金灿灿笑容可掬，风姿绰约地步了进来。“我说是怎么这样热闹呀？怪不得今天何哥艳福不浅呢！”“哪里，哪里。”何子扬马上话锋一转，“这还不是你树大招风，托你的福！”李算天插话问道：“王主任怎么还没有来？”“他呀，”金灿灿柳眉倒竖，顺势扫了一眼众小姐，慢声细气地说，“刚才来了电话，说是会还未散，可能是不会来了，你们慢慢享用吧！”说完，金灿灿一摆身就出去了。其实，王志根本没来电话，她才巴不得他最好现在不要来厮混在这些妖艳的小姐堆里。听说王志不来，李算天的脑袋耷了一截。何子扬不知其由，照样和小姐们推杯把盏地喝得酣甜畅快。

酒毕。李算天招呼众小姐们到楼下的大厅里去唱卡拉OK。他一把拉住何子扬的手说再聊一点要紧事。李算天没有喝酒，但心里一急啰哩啰嗦地说了半天，何子扬才明白请他来的目的。原来李算天的表弟开了一家娱乐店准备近日开业，洗头，按摩带卡拉OK。办理工商，税务有关方面的证件，李算天是轻车熟路，手到擒来。当即拍着胸脯向何子扬海口道：“不是我吹牛的话，这两样证件，人家下午就送到店里去现场办公。现填表、现发证，绝对算数！”而唯独算不了数的是想通过何子扬的关系，叫王志出面帮忙将治安、防火、文化市场、环卫等相关部门的证件搞到手。论起何子扬，李算天凭多年的关系也算是他的铁哥。但何子扬的人际关系和板眼比起王志来

要逊色好多。而这位神通广大的王志呢，李算天只是跟在何子扬的屁股后头和他点过两次头。平时没有任何来往，更谈不上什么交情。所以说，要想和王志攀上，必须非得要何子扬出面不可。王志这小子本事是大，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且又才华横溢。这点，何子扬也不得不由衷地钦佩。十年前，手机还是个希罕之物，全市新闻界数他最先拥有。如今更是便携式电脑随身带，时不时还向新华社发电传稿。摄像机扛得肩头都起了茧。每年向上的发稿率在全市总是独占鳌头。作为一名记者多次荣登全省新闻界十佳之列。就连市委书记到北京开党代会，想在中央台露露脸、讲讲话，也只有他能够通融得通。同时，王志还是一位实力颇强的浪漫派诗人。他出版的几本诗集曾倾倒过众多的俊男靓女们为之失魂落魄。前段时间，他又在全市新闻界石破天惊地办了一件大事——和台里正式签了一份合约。不仅企划成立了一个“王志工作室”，还筹措了一笔资金，买了一辆二手货的日产三菱牌吉普车，车身两边都喷有“新闻采访”几个桔红色的美术字。亲自驾驶，独家采访，威风八面。既像城市骑士，又像仗义侠客，更像无冕之王。老婆呢换了几个，金灿灿大概是他的第五任太太。

想到这些，何子扬的脑袋反而胀了起来，他喝了口茶水，没好气地数落起李算天来：“不就是帮办几个证么？电话里说一下不就完了，非要搞得神秘兮兮的！”“这你就不懂了，光办几个证，这还只是眼前的小事。开业日后的红道、黑道名堂多着呢，这才是长远的大事。”李算

天说得也有道理。王志不光是部主任，还是专管政法这条线的记者，又是市里聘请的警风警纪监督员。红道、黑道有求于他的确实大有人在。武人的枪头，文人的笔头，都是不好惹的。而文人的笔头杀人又不见血，怕比武人的枪头还要厉害三分。“何哥，”李算天开始激将起何子扬，“这几个证，你一定要帮忙办齐。还有，开业那天，你一定要把王志给我请到堂。不然，咱们一刀两断。”何子扬心一软，气也消了一些。便答道：“几个证的事，这样吧，文化市场证，正好文化局稽查队的队长绰号叫罐子的，跟我当年下放农村在一起，这个证是稳的。再一个是防火证，分局防火科的一个宣传干事经常找我修改稿件，这个证可能问题也不大。环卫的证，无外乎是门面招牌和门前三包，这个证可以先不予理睬。只是治安证非要王志出马不可。这样吧，明天上午你把手续带全，我们再联系好么。”听完何子扬的话，李算天忙点头说够哥们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

两人步下楼来，只见众小姐们围坐一团。个个面若桃花，兴奋异常，歌声唱得婉转起伏。何子扬用眼瞄去，正好宋小姐也在扭头望他。那眼神毫不媚俗，完全是一片至善至美的柔切目光，直将何子扬的魂魄融化。李算天买好单，顺手丢给何子扬一条红塔山牌香烟。何子扬推辞道：“朋友间何必这样！”硬是不要。李算天一把将香烟按在何子扬的手上，不容迟疑地说：“这是老板的意思，又不是用我的钱。”何子扬也就罢了。“这样吧，店子正在装修，是不是去看看？”李算天邀何子扬一道去。何

子扬看了一下表，时间也较晚了，下午又有一个会议要参加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刚才和众小姐们酣畅了一场，现在再和她们继续泡在一起，未免让人看不起，太没了贵气。再说让双方互相回味一下，产生距离才叫美嘛！何子扬的心有时比女人还细，想得还周全。见何子扬没有去意，李算天也就罢了。便出门拦了一辆的士，先送何子扬回单位。然后再向王志的老婆金灿灿告辞，接着伸手又拦了两辆的士，带着众小姐一前一后疾驰而去。

坐在车上，经风一吹，何子扬的脑袋不再发晕，反而思维更加清晰起来。回想昨夜和今晨连续发生的事情，他觉得自己简直窝囊透顶。是个孬种，是个下三赖。想起老婆柯梅，他更是谈虎色变。而中午的境遇，他何子扬又被人捧为市里的名人，座上宾，还有那么多漂亮的小姐们热拥着。这真是一个地下的清凉，一个天上的疯狂，天壤之别呀！想着想着，何子扬不觉悲从中来，眼泪差点都要流出来了。比起王志我何子扬确实算是白活了，论级别，两人都是科级干部，可他换老婆就像换棉袄一样，一年又一个，活得既滋润又潇洒。自己呢，一个老婆都掐不住。哎！女怕嫁错郎，男怕跨错行。要是我何子扬能进到一个有特权的单位，也不至于这样窝囊！何子扬有什么办法呢？就连朋友托他办事，他也只能算是一座桥，一条船，甚至是一只带路的狗！到头来，事情办了，说不准人家哪天还会一脚将他给蹬了。回到办公室，何子扬有约在先，还是给王志拨了手机。王志在电话里没打半点哈哈：“这两天我确实忙！这样吧！你明早直接去找分局治

安科的胡科长便是，保证没问题。”何子扬忙慌着提醒：“也好，那你一定要事先联系好。”“行！有事再联系。”王志马上关了手机。等到开完会，天也擦黑了，班也早该下了。回到家里，还好柯梅的脸相不算太差，何子扬忙陪着笑脸讨好地说：“梅子，再不会有下次了。你原谅我吧！”正如俗语所说：好言一句三春暖。柯梅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记得就好！”便将饭菜、排骨汤摆上桌，三口之家竟也吃得有说有笑，不在话下。

月亮走了，太阳出，今天是个好天气。何子扬的心情感觉还不错。这时，叩机叫了手机响，这个李算天也是太性急了。回完话，约定时间，何子扬先得到单位去点了个卯，处理完几件面上的公务。然后叫司机小马再一车将他送到天津路李算天表弟的店前，就叫小马回去了。李算天也不含糊，早就和他表弟沈老板在此恭候多时了。介绍完毕，沈老板便叫李算天先接何子扬去个像样的酒楼过个早。何子扬也不客气，就说在旁边小吃店随便吃点东西算了，还是办事要紧。李算天应和道：“随何哥的便也行。”三人便在就近的小店各人吃了一碗粉丝鸡汤。抹完嘴，叨了烟，何子扬就催李算天早点去分局办证。并说人约好了，不能叫人家等咱们。“也是，也是。”李算天夹个皮包，伸手拦了一辆的士，向表弟打声招呼，和何子扬坐进车就往分局赶去。

要说王志老弟确实是有本事，人家治安科的胡科长等了半天不见来人硬是没有走人。何子扬和李算天边忙着递烟边忙着赔不是。“办证的程序应该是先到辖区派



出所,然后再到分局来发证。”胡科长一脸无奈,边验材料边填证道:“直接给你们办了算啦!谁叫你们是王志的朋友呢!”说着,拉开抽屉,掏出钢印,“啪”的一声,一枚钢印就凸现了。李算天也算是会做人,从包里摸出一个装钱的信封,往抽屉里一丢,推上抽屉,拿起治安证千恩万谢地拉起何子扬就出门了。胡科长装作没看见,自然也就没有推辞之举。不过,他开口还是叫住了李算天,李算天当即吓了一跳,何子扬也是一惊。“你再下到二楼防火科去办防火证,我马上打个电话跟洪科长说一声。”原来胡科长顺水推舟,不妨好人做到底。俩人吐口气,舒展眉头,来到了二楼防火科。何子扬有宣传干事的引荐,加上治安科胡科长打了招呼,人家随便问了一下装饰材料以及强调了线路的防护,连实地查看都不去查看便将防火证给办了,只是人多,李算天不便送信封,便象征性地交了工本费。

离开分局,走在人来车往的大街上,俩人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花。李算天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说:“不到一个小时,连办两个证。中国要是都有这样的办事效率,我看四化早就实现了。”“那共产党的干部早被你一个个地腐化完了,中国也就早完蛋了!”何子扬点着李算天的脑壳道。“我看不见得,”李算天还在狡辩,“人家西方国家还不是要讲人情关系,克林顿竞选总统还不是要拉选票?”“你没有看到克林顿玩个桥子(情人)差点被弹劾了吗?人家的法律多严!你晓不晓得?”何子扬也随口应道。见李算天还想说,何子扬烦了:“你少再扯卵蛋!走,你还